



且敬青山一杯酒——房县黄酒小镇随感

■乔星明

坐在黄酒小镇，四处飘散着黄酒的醇香，连空气也甜糯醉人。这里，家家户户酿黄酒，杏黄色的酒旗在风中招展。过往的行人都会停下脚步，随便找家酒馆，喝上一杯。

喝过很多地方的黄酒，唯有这个地方的黄酒与众不同。一杯一杯的黄酒，大家喝得如此尽兴，个个绯红着脸颊。

许是贪杯，迎风而醉，目光迷离，思绪飘渺，仿佛看到那个历史上最悲情的男人，缓缓向我走来。是否，在那些最难捱的日子，那个男人，也曾靠一杯黄酒，驱赶彻骨的寒冷和长长的黑夜。也曾靠一杯黄酒，温热了一个孤独的灵魂。

如电影中的蒙太奇。荒野中，行走着一群疲惫的跋涉者。仓惶行进中，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山野的寂静。

木轱辘车戛然停住，一个女婴就这么降生了。慌乱中，这个男人，只好脱下身上的衣袍，笨手笨脚地将孩子包裹起来。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护住妻子，行行复行行，车辙向房陵。可怜的孩子，就叫裹儿了。

按照皇室的规格，又一个皇孙出生，定当得到满满的祝福和赏赐。可怜这个裹儿，虽然是皇室血统，可降生在一路颠簸的荒郊野外，只能跟着父母受苦受难了。

天空中有鸟飞过，男人仰起头来，可否把消息带回帝都。而此时，裹儿的亲奶奶，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正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除了派人监视这个被废的皇帝外，无暇想起那个待产的孕妇将把孩子生于何处。

翻开史书，关于那段历史，鲜有记载，更多是民间的传说。只有那破败的望北台，还记载着一个人曾经的心迹和足迹。这一群特殊的人，藏在大山的皱褶里，是被那段历史遮蔽的一部分。人们的目光聚焦在开天辟地的第一个女皇帝身上。而他们，没有被一路追杀，还有一个新生命来陪伴日后漫长的岁月，是悲切与苦涩中的开心吧。就像被车轱辘压后，那匍匐下身子，还能低低地开出一朵小花，这天光向晚，暮色中的一星微黄，在他的心上，轻抚了一下。

生命如草芥，一个哆嗦还没有打完，两个皇兄就接二连三遭遇劫难，那么自己呢？会不会是接下来的又一个，生性本来就懦弱的好，曾经一个惶恐接着一个惶恐。

好好地活着，还想什么？还能想什么？江山社稷，一柄权杖，好好的，就是拿不稳当，觊觎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是他的生母。他遇上的是历史上最强悍的对手。

该来的还是来了，无力与命运抗争。漫漫放逐之路，好一个凄凉转身，这世间的母子情分呢？

人生的大悲剧、大无奈，无从逃避。

春来千山绿，飞鸟相与还。北归的大雁啊，还能自由飞向皇城的方向，飞过那些曾经留下无数欢笑的平台水榭。如今，即使在梦中亲近那曾经的一切，醒来也生怕别人窥破，心有余悸，战战兢兢。

房陵，乃古代四大流放地之一。武则天还没有将儿子赶尽杀绝的意思，流放于房陵，且赐予庐陵王之头衔，既离开皇室这个政治中心，又能保全其性命，也算是给这个她认为确实昏庸无能的儿子一个免遭更多困厄的保护伞。

能用非常之手段的人，便绝对是非常之人。大唐的江山从此改为武周。历史写

到这里，是空前绝后的一笔，比任何一出戏都要精彩。

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觉中，这个被亲生母亲流放的前皇帝已在房陵幽居十四年。好在房陵的百姓淳朴厚道，相处不难。你也常常走进某间黄泥茅屋，与他们一起吃一杯粗茶，饮一杯淡酒。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用顾及左右。喝醉了，往那大树下的石磨盘上一躺，心下还会自嘲，人生如戏，真是无常。坐过龙床，又躺磨坊。

偶尔，你也会感叹，生活如同一场修行，如果你的心纯粹了，你会发现，原来快乐的并不是非要得到皇权，非要掌控一切，比如，那一刻，一种晶莹剔透的液体，是如此绵软、温暖而又妥帖，胜过皇宫里的琼浆玉液，可以疗愈伤痛，带给你深深的慰藉和浅浅的欢愉。

眯起眼睛，看天空，高挂的月亮又大又圆，映照着山的剪影，起伏连绵，向那遥远的天际。有风时，松林会发出山呼海啸的声音，无风时，又静默成十万越甲。

这山中清泉酿成的美酒啊，像低眉柔顺的山里女子，温婉，不暴烈，但有一种蚀骨的绵软。

一杯消愁，一杯销魂。醉了，梦了。山的那一边可是梦中的长安城。

因为这杯酒，爱上这里的山水？还是因为这里的山水，爱上这杯酒？

这酒，暗淡了刀光剑影，远离了鼓角争鸣。这酒，陪伴一个命运多舛的人慢慢走过，过滤了生活的苦涩，只剩下时间的醇香。

十四年的时光，静静地投影在这杯酒中。

倘若人生也有诗和远方，最好的活法，便是把自己许给房陵这片山水，偏偏，命运对你另有安排。

生命中最值得信任的三个女人，而她们，却是这个世界上最凉薄的人。

历史上这个叫做李显的男人，算是最为悲催的短命皇帝了，两度登上皇位，都是被自己最亲近最深爱的人所害。先是即位不到两个月，被亲生母亲夺走皇位，将其流放到房陵十四年。再度为皇帝不到五年，却又被妻子和女儿合谋害死。贯穿其一生的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这个人的出现，除了印证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其他，别无建树，后人对他，连扼腕叹息都不值。

历史的烟云早已消散，唯这款庐陵王酒在此独放光芒。传说李显因对房陵黄酒格外青睐，安排工匠在当地工艺的基础上，结合宫廷秘方改良，酿成一款不可多得的佳酿，进贡到朝廷，受到武则天的特别喜爱，成为御用的宫廷玉液。李显复位后，将其封为“皇封御酒”，从而名扬天下。

背靠神农架的房陵，昔日的流放之地，蛮荒之地，如今已被誉为温泉之乡、养生福地，度假天堂。依托丰富的历史资源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房陵人将黄酒这个品牌更加发扬光大了，并建起了仿唐风格的黄酒小镇。

酒旗烈烈，酒香飘飘，置身于黄酒小镇，不免会感怀历史，曾经的一幕幕像电影镜头，在眼前走过。岁月远去，那些悲喜的故事都尘归尘，土归土。真的如歌里唱的那样：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那么端起杯来吧，且敬青山一杯酒。（作者地址：北京北路阳光裕谷）

一条河流的走向

■段吉雄

一条河流的走向，会左右一个人命运。

父亲带着干枯的残躯离开时，是一个夏天。村庄被晒得要自燃，门口那棵大槐树垂头丧气地叹着气，它体内的绿液都被抽空了，和父亲一样，干巴巴地挣扎着。

父亲说他记事时就没见过村子里有河流经过。而我记事时，村庄里别说河流，连水都很缺。我所见过的河流是父亲和母亲脸上那一道道汗渍。那一条条细微的河流长年不断，不管是睁开眼睛的早晨，还是睡意朦胧的夜晚，它们都一直欢快地奔跑着。弥久，急促，风风火火。

快来喝碗水，凉沁沁的。中午从学校里跑回家，母亲端着一碗水递到我面前。来不及应声，一头扎进碗中，咕咚咕咚，汗水滴进了碗里，身上的味道融进了水中。一顿牛饮之后，母亲把碗里还剩下的一滴水吸干，从那还在荡漾的水桶里又舀了一碗，让我端给父亲。

父亲正在用那湿透的上衣擦拭着脸上和身上游动着的小溪。刚擦完，那一条条汨汨流动的河流又再次出现，像变戏法一样。他提着衣服，来到猪圈边，双手稍一用力，衣服里面的汗水流进了猪槽里。小猪从干枯的梦中醒来，一骨碌爬起来，跑到食槽边吱吱吱地吸个痛快。

你喝吧。父亲看着我手中的碗在晃动，生怕水洒了出来，接了过去对我说。

我喝过了。我把嘴伸过去，嘴唇润润的。

我刚才在清泉喝透墙了才回来的。父亲呸了呸嘴，用舌头舔了下嘴唇，看起来也湿润润的。然后端着那碗水，小心地又倒回桶里。

父亲所说的清泉，是离村庄三公里外的一处泉眼。据说那泓泉水无论天再干它都有水，无论多少人挑，泉水永远都保持着那个存量。遇到干旱天气时，我们都是去那儿挑水的。我曾跟着父亲去过一次。那是一个夏季的午后，父亲放下挑麦的担子后又随手拿起了水桶，我穿着一件短裤跟在他身后。路上，太阳快把我烤干了，但想起很快就要见到那泓泉水，我忍住了被阳光刺破的疼痛，一路小跑追着父亲。

那是一泓怎样的泉眼哟！巨大的水潭，墨绿色的泉水安静地卧着，上面有薄薄的青苔，不时有细小的气泡从下面涌上来。水面静谧得有些疼人，一眼望不到底的水潭像是一个张着嘴的巨大怪兽。我第一眼看到它时差点眩晕过去，瘫坐在地上不敢靠近，更不敢去看。一条水渠连着这泓泉眼，水渠里的水汹涌地奔跑着，铿锵有力。那咆哮声，把我吓得身子紧缩着。

父亲丢下担子，一头扎进了泉水中，久久不动，像是泉眼旁边生出一块黑石头。良久，他才抬起头来，看到在一旁瑟瑟发抖的我，便打着手势让我过去，并指了指那冷气逼人的泉水。水渠里巨大的水流声淹没了他的声音，我听不到他在说啥。况且，我早已被那深邃的水潭吓得失去了魂魄，哪里还敢过去喝水。父亲走了过来，用一只手提起我夹起来就跑。我在他腋下拼命地挣扎，嚎叫，而他一边跑一边发出得意的笑声。

我被放进了水渠里，父亲用手托着。第一次在如此奢侈的水中洗澡，我竟然丝毫没有感到清凉和舒服，一直挣扎着。冰凉的泉水里，我的内心更加恐慌，生怕被淹死了。回家时，父亲挑了满满一担水，然后从路边掐了树叶罩在桶面上。我不解原因，问他，父亲狡黠地笑笑说怕路上有人喝。他

把衣服放在水渠里蘸湿，然后披在肩上，我们一起朝家走去。跟在父亲的身后，我看到他背上的衣服没过多久就干了，但很快又湿了。脖子上的细小河流一直在汨汨地流淌着，闪烁着太阳的光芒。

干枯的村庄缠住了父辈们跋涉的步履，他们不想被无水的窘境所困，便决定深入到地层深处去寻找那躲避的河流。于是，找人勘察了位置，全村的男劳力赤膊上阵，挥舞着锄头、铁锹向着那干涸的地心掘去。旌旗摇曳，群情激奋，撼天动地的样子。他们被分成了几组，白天黑夜轮班上阵，发誓把那迷失方向的河流找回来。

井口旁边的泥土越来越多，父亲和那些乡亲们的身影也一点一点地变小。终于出水了，村子里沸腾起来了。人们找来几家的井绳接在一起，左右换手拉了半天，一桶混浊的水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村庄历史上第一桶真正意义的井水。有人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碗，有的直接下了手，一桶水就这样瞬间流进了人们的体内，写入乡村的记忆。

杯水车薪。那口耗尽了乡亲们心血的水井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很快便像一个干瘪的乳房，什么都挤不出来了。村庄依旧干渴着，人们的梦依然是干枯的，火烧火燎。

那年父亲带着我去了趟大城市，我们见到了长江。父亲很是兴奋，高高地把我举起来坐在他的肩头，让我越过人群寻找那江水流向什么地方。满眼的水浪哟，打得我的眼睛都花了，我都不知道它究竟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咋会知道它会流到哪儿呢？

好好看，看清楚。坐在父亲的肩头，我听到他喘息的声音。但我真的是看不到头。

远处有条河，一眼望不到头。我和小伙伴们说这话时，没人相信。父亲和他的伙伴们说起时，也没人相信。

哪儿有那么大的河？我们这儿连条水沟都没有。母亲也不相信。

父亲没有办法了，他转过头问我那么大的水究竟流到了哪儿？我摇摇头，然后说初中的书上好像有。当我大约弄懂了那些问题后，父亲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忍着疼痛听我讲长江起源于何处，途经何处，最后汇入什么地方。我还告诉他，国家还准备把丹江口水库的水调到北京。

这么远咋调？父亲很有兴趣地支撑起身子，仿佛又回到当年丹江口大坝修建时的场地……听完我的解释后，父亲嘟囔着又躺下去。

将来咱们肯定会吃上自来水的，一拧开关就有水哗哗流出来。我继续对父亲说，但他没再说话。

父亲没有等到自来水哗哗流来的那天，他生命的河流终止于那个炙热的夏季。不仅是他，父辈们大多都没有见到村庄有河流经过的时光，他们的记忆里只有那口幽深、干涸的水井和炽热的村庄。

他曾经奋战过的丹江口大坝如今已成为南水北调的核心水源区，而我们的村庄也通上了自来水。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诗经里面的句子曾经是我梦境中的常客，如今，这幅画面却每每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春水融融，夏水汤汤，秋水萧瑟，冬水冷凝。因为水，村庄和我们的生命都变得绚丽多姿起来。

一条河流的走向，左右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

（作者地址：十堰市公安局东岳分局）